

世界儿童文学丛书

俄罗斯儿童小说

邓蜀平 编


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世界儿童文学丛书

俄罗斯儿童小说

邓蜀平 编
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俄罗斯儿童小说/邓蜀平编选. —北京: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, 1995

(世界儿童文学丛书)

ISBN 7-5301-0546-9

I. 俄… II. 邓… III. 儿童文学-小说-俄罗斯 IV. I51
1.2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05972 号

俄罗斯儿童小说

ELUOSI ERTONG XIAOSHUO

邓蜀平 编

*
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.75 印张 200 000 字

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0001—16000

ISBN 7-5301-0546-9/I·197

定 价: 11.50 元

献给中国母亲和孩子们

(前言)

儿童文学，顾名思义，是指适合不同年龄的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。它浅显易懂，生动活泼，适应儿童心理，富有儿童情趣，融知识性和思想性于娱乐性和趣味性之中，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审美教育、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重要手段。

古往今来，世界各国产生了浩如繁星、璀璨夺目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，它们在各民族间交流传播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，像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、《皇帝的新衣》、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等著名童话，都早已跨越了国家的界碑，冲破了时代的藩篱，成为各国儿童共有的精神财富。
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“世界儿童文学丛书”，包括童话和儿童小说两个系列，荟萃了各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精华，为我国的小读者展现了一片文学新天地。愿它走进千家万户，成为广大小朋友生活中的亲密伴侣。

编者

1995年6月

《鲨鱼》 托尔斯泰 著



《燃烧的心》 高尔基 著



目 录

菲 利 普	(1)
鲨 鱼	(4)
穷 人	(7)
好心的猎人	(11)
癞蛤蟆和玫瑰花的故事	(23)
万 卡	(33)
渴 睡	(39)
一支年轻的军队	(48)
熊瞎子	(61)
燃烧的心	(72)
书 迷	(79)
米 沙	(91)
我怎样读书	(103)
神 医	(120)
爷爷的毡靴	(132)
谎话说不得	(136)
胶鞋和冰淇淋	(142)
一个有魔力的字	(148)
枪 弹	(153)

萨 沙.....	(161)
小 鲫 鱼.....	(169)
我也在帮忙.....	(176)
民 警.....	(189)
黄 瓜.....	(192)
卖 友.....	(197)
小兔斯焦普卡.....	(205)
驯象记.....	(209)
侠客瓦夏.....	(217)
打哈欠的秘密.....	(226)
他杀死了我的狗.....	(238)
白 鹅.....	(245)
留声机救了公鸡的命.....	(253)
树后面是太阳.....	(261)
给奶奶治梦呓症.....	(268)
白色的犍牛.....	(280)
母 亲.....	(285)
小狗被卖了.....	(297)
乌鸦送的礼物.....	(301)
后记.....	(308)

菲 利 普

Л·托尔斯泰

有个小孩叫菲利普。一天，孩子们要去上学，菲利普拿了帽子也想去。妈妈问他：

“你要上哪儿去，菲利普？”

“上学去。”

“你还小呢，不能去。”妈妈把他留在了家里了。

孩子们都上学去了。父亲一大早就进了森林，妈妈也出去干零活。小木屋里只剩下菲利普和躺在炉子^①上的奶奶。

奶奶睡着了，菲利普一个人感到很寂寞，便找出帽子来。没有找到自己的帽子，他就拿起爸爸的旧帽子到学校去。

学校在村外的教堂旁边。当菲利普走在自己的村里时，狗都没有理他，因为它们认识他。但是，当他走近别村的一家院子时，从院里窜出一条狗来。它狂吠着，后边还有一条很大的狼狗。菲利普急忙逃

^① 炉子——里面可以烤东西或烧饭的高大的炉子，上面能睡人，像中国北方农村中的炕，但要高得多。——译注

开，狗在后边追赶。菲利普喊叫着，绊了一下，跌倒了。这时，院子里走出一个大人，把狗赶开，对他说：

“你到哪儿去，冒失鬼，怎么一个人乱跑？”

菲利普一句话也没说，撩起衣襟，拔脚就跑。他一直跑到学校。校门口一个人也没有，这儿听得见里面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。菲利普害怕了：“老师会不会把我赶走？”他心里想着该怎么办。往回走吧，狗又会咬他；去学校吧，又害怕老师。

这时，一个挑着水桶的妇女走过来，说：

“人家都在学习，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呀？”

菲利普只好走进了学校。

在穿堂里他摘下帽子，推开门，教室里坐满了孩子。

孩子们都在埋头读书，系着红色围巾的老师在教室里来回走着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教师朝菲利普喊。

菲利普抓着帽子，一声不响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菲利普仍不吭声。

“莫非你是个哑巴？”

菲利普更慌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不想说话就回家去吧。”

菲利普很想说点什么，可是由于太紧张，他的嗓子眼发干。他看看老师，哭了起来。老师有点可怜他，抚摩了一下他的头，问孩子们，这个小孩子

是谁。

“这是菲利普，柯斯丘什卡的弟弟，他早就想来上学，可他妈妈不让。今天他偷偷地跑到学校来了。”

“好吧，就和哥哥坐一条凳子吧，我去跟你妈妈说，让你来上学。”

老师让菲利普认字母，但菲利普已经认识了，有一些他还会读呢。

“好，把自己的名字拼一下。”

菲利普说：

“赫维—伊——菲，列—伊——利，泼—欧——普。”

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“好样的！”老师说，“是谁教你的？”

菲利普敢说话了：

“柯斯丘什卡！我很厉害，他一教，我就立刻全懂了。我很机灵。”

老师笑了，说：

“你先别吹牛，好好学吧。”

从此，菲利普开始和别的孩子们一起上学了。

惠树成 尤建初 译

鲨 鱼

Л·托尔斯泰

我们的兵舰停泊在非洲的海岸边。白天很凉快，海上拂着凉风，但是傍晚的时候，从萨哈拉沙漠吹来了炉火般的热空气，天气突然变了，变得闷热起来。

太阳落山之前，舰长走到甲板上，大声喊道：“游泳吧！”于是水兵们马上跳进水里去，放下帆布兜，把它拴好，便在帆布兜里练习游泳。

兵舰上还有两个男孩子跟我们在一起。这两个孩子是最先跳入水里去的，他们觉得帆布兜里人多拥挤，想在大海里比比游泳。

两个孩子活像两条蜥蜴在水里伸展四肢，拚命朝锚上边有个小桶的地方游去。

一个孩子起先追过了他的伙伴，但是后来落后了。这孩子的父亲是个老炮手，他站在甲板上很高兴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儿子。当他见到儿子开始落后的时候，就嚷着鼓励他的儿子：“别泄气呀！加把劲呀！”

甲板上突然有人大叫一声：“鲨鱼！”我们马上就看到水里海上魔王的脊梁了。

鲨鱼朝孩子们这边游过来。

“回头游呀！回头游呀！游回来呀！有鲨鱼呐！”炮手放开嗓子喊叫。但是孩子们没听见，仍旧继续向前游，他们笑着，嚷着，比起先还要快乐，还要喧闹。

炮手吓得脸发白，一动也不动地瞧着两个孩子。

水兵们放下小艇，跳了进去，划着桨，拼命朝孩子那边飞也似地划去。这时候，鲨鱼离孩子至多不过20步了，可是他们距离孩子还远着呢。

起先，孩子们没听到有人喊自己，也没看见鲨鱼，但是后来，有一个回头看了看，马上就听到一声尖叫，孩子们已经朝不同的方向游开了。

也许是这尖叫声提醒了炮手吧。他忽然离开了甲板，奔到大炮面前。他翻起炮架尾，弯下身，瞄准了，马上安上引火线。

我们兵舰上的人，个个都吓呆了，大家都等着出事情。

炮一响，我们就见到炮手倒在炮旁边，双手掩着脸。至于鲨鱼和孩子们的情形怎么样，我们没看见，因为我们的眼睛一时给硝烟遮住了。

但是当水上的烟消散了的时候，四面起先传来了低微不清的声音，后来这声音愈来愈响，终于爆发成一片热烈的欢呼声。

年老的炮手放开了掩脸的手，站起身来，往海

上望望。

死鲨鱼黄色的肚皮顺着浪潮漂荡着。一会儿，小艇划到那两个孩子身边，把他们带到兵舰上来了。

吴懋之 译

穷 人

Л·托尔斯泰

在一间渔家的小屋里，渔妇冉娜在灯前织补一张旧帆。屋外，风在呼啸，轰鸣的海浪冲击着岸崖，溅起阵阵浪花……海上正起着风暴，外面又黑又冷。但在这间渔家的小屋里，却暖和而舒适。土铺的地面扫得干干净净，炉子里还燃着余烬，搁板上的碗碟被映得闪闪发光。在挂着白色帐子的床上，5个孩子正在大海风暴的呼啸声中安静地睡着。打渔的丈夫一早就驾着船出海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听着海浪的轰鸣和风的呼啸，冉娜真感到害怕。

老旧的木钟嘶哑地敲过了10点，11点……丈夫仍然没有回来。冉娜沉思着。丈夫是不顾惜自己的，冒着寒冷和风暴还去打鱼。她自己也是从早到晚地干活。可结果呢，不过是勉勉强强地维持生活。孩子们仍旧没有鞋穿，无论冬夏都光着脚跑来跑去。吃的也不是白面包——黑麦面包够吃就不错了；下饭的菜也只有鱼。“不过，感谢上帝，孩子们倒都健康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。”冉娜想着，又倾听着风暴声来。“他现在在哪儿呢？保佑他吧，上帝啊，发发

慈悲吧！”她一边说一边划着十字。

睡觉还早。冉娜站起来，往头上披了一条厚围巾，点上提灯就到外面去了。她想看看大海是不是平静些了，天是不是快亮了，灯塔上的灯还亮着吗？能看见丈夫的渔船吗？可是，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。风掀起了她的头巾，卷着被刮断的什么东西拍打着邻居小屋的门。于是冉娜想起来，打今天傍晚起她就想去看看生病的女邻居。“没人照顾她啊！”冉娜想，接着便去敲门。听了听，没人回答。

“寡妇的日子困难啊！”冉娜站在门前想，“虽然孩子不算多，两个，可是什么事都只有她一个人操心。何况又病着！唉，寡妇的日子困难啊！进去看看吧！”

冉娜一次又一次地敲门，还是没人回答。

“喂，大嫂子！”冉娜喊了一声，心想，别是出了什么事吧，便推开了房门。

破屋子又潮又冷。冉娜把灯举起来，想看看病人在哪儿。头一眼就看见一张床，正对着房门；女邻居静静地、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床上——只有死了的人才是这个样子。冉娜把灯举得更近一些。不错，就是她。头往后仰着，那冰冷、发青的脸上呈现着死亡的安静。刷白僵硬的手，像是要够什么东西似的伸着，从稻草铺上垂下来。就在离死了的母亲不远的地方，睡着两个卷发、胖脸蛋的孩子，他们盖着一件破衣服，蜷曲着身子，两个淡黄色的头紧紧靠在一起。显然，母亲在临死前，还来得及用

旧头巾裹住孩子们的脚，又把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盖上。孩子们睡得又甜又香，呼吸均匀而平静。

冉娜抱起睡着孩子们的小摇篮，用头巾围上，带回了家里。她的心跳得很厉害。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把孩子带回家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；但是她知道，她不可能不这样做。

回到家，她把熟睡的孩子放在床上，同自己的孩子睡在一起，又急忙把帐子撂下来。她很激动，脸都变白了，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。“丈夫会说什么呢？”她独自默默地想，“自己5个孩子了，闹着玩的吗？为他们操的心还少吗？……他会这样说？……不，还不会！可为什么收养？……他会揍我一顿的。那也活该，我自作自受。他会这样？不会！喂，这样倒更好！”

房门吱扭一声，好像有谁进屋了。冉娜一惊，从凳子上欠起身来。

“没人，仍然没人！上帝啊，我干吗做这件事呢？……现在，我怎么当面对他说呢？……”冉娜沉思着，久久地默坐在床前。

突然屋门大开，一股清新的海风冲进屋里。“冉娜，我回来了！”一个身材高大、面孔黝黑的渔夫，身后拖着一张湿漉漉的撕破了的渔网，边说边进了屋。

“啊，是你！”冉娜说了一句话就停住了，不敢抬头看丈夫。

“瞧这一个晚上，真可怕！”

“是呀，天气真坏！鱼打得怎样？”